

沧海情

叶枝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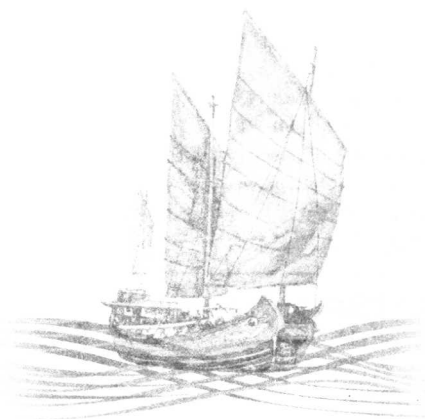
著



大连出版社
DALIAN PUBLISHING HOUSE

沧海情

叶枝盛 著



 大连出版社
DALIAN PUBLISHING HOUSE

© 叶枝盛 2007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沧海情 / 叶枝盛著. —大连:大连出版社, 2007.4
ISBN 978 - 7 - 80684 - 502 - 8

I. 沧… II. 叶…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32179 号

责任编辑:张 波
封面设计:曹 艺
责任校对:刘春艳

出版发行者:大连出版社

地址:大连市西岗区长白街 10 号

邮编:116011

电话:(0411)83620442 / 83620941

传真:(0411)83610391

<http://www.dl-press.com>

e-mail: cbs@dl.gov.cn

印刷者:沈阳全成广告印务有限公司

经销者:各地新华书店

幅面尺寸:140mm × 203mm

印 张:14

字 数:340 千字

出版时间:2007 年 4 月第 1 版

印刷时间:2007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1 ~ 3000 册

书 号:ISBN 978 - 80684 - 502 - 8

定 价:27.00 元



叶枝盛，山东省烟台市长
岛县砣矶镇西村人，1947年9月
生于大连。1980年开始在海燕
杂志、大连日报、辽宁日报、
人民日报、科技日报、新闻战
线、共产党员杂志等报刊上发
表短篇小说、散文、报告文
学、理论文章等。现为大连市
广播电视局干部。本书是作者
长篇小说的处女作。

内 容 简 介

本书以侵华日军投降前后，国共双方反复争夺控制渤海海峡通往大连、旅顺的战略要地——雾山岛为主线，以独特视角，再现了国共两党的斗争历史和海岛居民的生活斗争经历。

通过对斗争历程的描述，塑造了一批爱憎不同、信仰和性格迥异人物的爱恨情仇，生动地反映了特定历史条件对人物命运变化所产生的巨大作用及影响。

责任编辑：张 波

封面设计：曹 艺

The right side of the page features a vertical decorative band with an abstract pattern of horizontal, wavy lines in various shades of blue and white, resembling a stylized ocean or sky.

暮色中的渤海湾海面上,晚霞辉映,彩云当空,万顷碧波被夕阳照射得金碧辉煌。远处,色彩鲜艳的红日正在轻纱般的雾气中时明时暗地隐现着。近处,被落日余晖照耀得金光闪烁的海浪,正在欢快愉悦地跳动。

远处海面上,一艘大型木制帆船渐渐驶来。这是一艘旧式大型货运船,船的首尾和中间各竖起了一只大小不一的风帆。中间的主帆分外醒目,像个人高马大的大哥哥带领着两个小弟弟,在广阔的海面上冲锋陷阵。三只白色的风帆被强劲的海风吹成了三个巨大的半圆弧,在它们的作用下,帆船像一只紧贴着水面穿行的利箭,划开碧波荡漾的海面,向前疾驶。这就是当时在渤海湾内大名鼎鼎的大型货船顺昌号。他的主人同样是渤海湾内大名鼎鼎的雾山岛的村长高尔兴。

雾山岛地处渤海海峡的中间,向北距旅顺港不足三十海里,向南离人间仙境蓬莱阁仅二十五海里,往东南离烟台市三十多海里,真可谓渤海海峡之咽喉要地,京津门户之海上要冲。

远处的海面上空,太阳已经收起了它的光芒,露出了温和羞赧的笑脸。渐渐的,这张笑脸开始隐退下来,隐入到了广阔无垠的大海之中。而它那迷人的魅力却不甘消失,千方百计地把周围天空中的云朵装扮得千姿万彩,绚丽婀娜。

顺昌号船老大谢春山站在船头,凝神向远处的海面望去。谢春山出生于航海世家,祖上几辈子都靠打鱼闯海为生。到了父亲谢长泰这一辈时,谢家已经是岛上拔尖的航海高手。因此,村长高尔兴接手父业,购买了当时最大的一艘货运帆船



顺昌号时,挑选的第一个船老大就是谢长泰。谢长泰也确实不负高尔兴的厚望,接手“顺昌”号二十多年来,走南闯北,运送的各种货物、物资不计其数,为高尔兴带来了大量的财富。后来,高尔兴又购置了与“顺昌”号一模一样的另一艘货运船——顺风号,成为渤海湾内外首屈一指的海运业大户。

谢春山作为谢长泰的长子,从八岁开始,就一直跟着父亲在顺昌号上走南闯北,不到十五岁已经出息成一个标准的伙计。在父亲的濡染下,船上的样样活计全都能拿得起放得下,二十二岁时,接过父亲的班,当上了顺昌号的第二任船老大。

夕阳的余晖洒在谢春山黑红色的脸上,伴着他那高大的身材和人到中年时的沉稳的表情,使人感到他内心具有一种不可侵犯的凛然正气。然而,透过他那忧郁的目光,又能使人看出他此时正满怀心事。

风力似乎减弱了许多,顺昌号的速度明显地慢了起来。

谢春山不时地抬头看看弧度已经减小了的风帆,又向西看一眼日落后的天空,显现出一副急切回家的心情。对他来说,这一次到烟台运送货物的确是勉强而为之。临走时,老父亲病卧在炕上已经奄奄一息。作为家中的长子,谢春山肩上的担子沉重无比。上有病重的老父亲,下有两个年幼的儿子,再加上两个尚未成家的弟弟,这一大家子的事情全都要由他来定夺。所以,临上船时,尽管二弟谢春河劝他放心,说父亲的病由他来照顾,媳妇水娟也劝他不必挂念家里,但他还是心事重重、提心吊胆的。他清楚得很,老父亲的病可不是什么好病,尤其是这几天经常大口地吐血,一吐就是小半盆,别说是体弱多病的老人,就是放在青壮年身上,也是说完就完的。因此,这次出海送货,对谢春山来说真是度日如年。他盼着赶快回到岛上,回到老父亲的身边,哪管是帮不上什么忙,他也会感到心安。



顺昌号的操舵工谢春田站在船尾，手扶长长的木制舵杆，操纵着顺昌号向前行驶。谢春田二十岁出头，显得很机灵，善解人意。他和谢春山是堂兄弟，叫谢春山的父亲是大伯，谢春山叫谢春田的父亲谢长明为二叔，两家的关系十分密切。谢春田一边稳稳地操纵着船只，一边关切地注视着谢春山的面目表情。

过了一会儿，谢春田招手叫来一个伙计，交代了几句后，把舵杆交给了他。谢春田来到船首，站在谢春山的身旁。谢春山感觉到谢春田过来了，仍不回头，目光直视着前方。谢春田看了看谢春山，善解人意地提示说：“大哥，再有个把钟头，船就到家了。”

谢春山不回头，凝神注视着前方，心不在焉地应了一声。谢春田继续关切地说：“大哥，别担心了，我看大伯能够挺过来的。前天临走时，我去看过他，我觉得大伯的气色比前些日子要好一些。”

谢春山轻轻地摇了摇头，叹口气后，转过身忧心忡忡地向船尾方向走去。谢春田目不转睛地看着谢春山的脸色，悄悄地跟在他的身后，劝慰道：“大哥，你就放心吧！家里有水娟嫂子和二哥他们照顾着，大伯不会有事的。再说，我爹在货栈上也不忙，他也能常去照看大伯的。”

谢春山站住，回头看着谢春田，忧伤地说：“春田，你的心意我明白。可是，我爹的病已经到了这个份上了，只往好处想恐怕是不行的，还得往坏处打算啊！”

谢春田立即随机应变地点点头。

谢春山抬起头来，凝视着西方日落后的天空，轻轻叹了一口气说：“我爹的病，我心里最明白，他老人家兴许就在这两天了。”

谢春田迟疑地说：“不会吧？我估计大伯还能够……”





谢春山默默地摇了摇头，在船中间的二层甲板上坐了下来，凝视着前方，慢慢地说道：“春田，我爹的病看起来也没有什么办法啦，我已经做了最坏的打算。其实，最让我放不下的还是春海。他走了快两年了，除了一年托一个上岛的人捎了个口信，说他在西海，一切平安后，就再也没有一点音讯了。眼看着爹的事他怕是赶不上了。”

谢春田同情地点点头，叹气说：“唉，春海哥也真是的，在家好好的，突然想起去当什么八路，让全家人都跟着担惊受怕！”

谢春山摇摇头说：“年轻人要出去闯闯，我倒不怪他，更何况他是去打日本鬼子。可是自从他走后，爹就一病不起。我估计爹为这肯定是又生气又上火，这些天病情加重大概也跟这有点关系。”

谢春田肯定地说：“那还能没有关系？肯定有关系！你想，你们哥三个，大伯最疼的就是他。他连个招呼都不打，突然就跟人跑到西海去了，大伯能不上火吗？他的病就是这么来的！”

谢春山摇了摇头说：“好了，不说他了，说了也没有用。”

谢春田点头道：“对，对。春海从小个性就强，他认准了的事，谁也劝不动。”为了让谢春山摆脱烦恼，谢春田突然地转移了话题：“大哥，有一件事我还差点忘了告诉你。你猜，我今天在烟台大街上遇到谁了？”

“谁？”

“高奎贤！高村长的大儿子！”

“高奎贤？真的？”

谢春田肯定地点点头。

“他不是在济南，在日本人手下当什么伪军中队长吗，怎么跑到烟台来了？”



谢春田钦佩地道：“高奎贤可是个识时务的人哪！他大概是看小日本已经不行了，就开始另找靠山了。这不，国民党军刚接管烟台不久，他就投靠国民党来了。大哥，你猜，他现在干什么？人家现在成了国民党烟台水警区海上巡防大队的大队长啦！身后还跟了一个护兵，可神气哪！”

“哦？真的？”

“那还能有假？我亲眼看到的，他还和我说了好一阵话呢！”

谢春山斜了他一眼，哼了一句：“有什么可神气的！再怎么说他也是当过二鬼子的人，汉奸一个！”

谢春田不同意地道：“大哥，你可不能用老眼光看人，那是过去的事。人家现在可是改邪归正，是个堂堂正正的国军军官哪！”

谢春山鄙视地说：“屁！什么改邪归正！”

谢春田没有注意到谢春山的表情，继续羡慕地说：“不行，人家高家的人就是有两下子！连他的弟弟高奎德也是一样，早晚也要离开这海岛，投奔他哥哥，混个出人头地。”

谢春山突然厉声地说：“春田，你想跟他当国民党就早点滚！别在我跟前啰嗦这些！”

谢春田猛地愣住了，他没有想到谢春山会突然发火，于是便见风使舵地嬉笑着说：“大哥，你这是说哪儿去了。我只是随便说说而已，我哪能去当国民党呀！”

谢春山轻蔑地看了谢春田一眼，站起身来，向船尾方向走去。谢春田见状，也只好站起来，悻悻地跟着他走去。

在若明若暗的海面远处，一个大型海岛像一只巨大的水牛横卧在海面上。岛上一座山峰微微耸起，像水牛的脊背，远远望去格外醒目。山半腰被一片雾气笼罩起来，显得一派沉寂和神秘莫测。这就是扼守渤海海峡咽喉处的著名岛屿——



雾山岛。

黄昏时分，雾山岛谢长泰家的小院里冷冷清清。小院已经狭小得不能再小了，正屋是三间低矮的旧瓦房，旁边是两间草屋式的厢房。正屋墙外，挂着几串干鱼和干辣椒，门周围零散地摆放着一些破烂的渔具和渔网，显现出一个典型的贫苦渔家的寒酸景象。

谢长泰躺在正屋东屋的炕上，奄奄一息。谢长泰的二儿子谢春河守在他旁边，地上一个旧盆，盆内有一些水和沾有血污的纸。谢长泰已经进入昏睡状态，偶尔轻咯几声。东屋的门帘被掀开，谢春山的媳妇水娟轻手轻脚地走进来，把一条热毛巾递给了谢春河。

谢春河细心地用热毛巾擦拭着谢长泰的脸部和嘴角。谢长泰毫无表情地躺着，胸前稍稍有些喘息和起伏。水娟手持毛巾从东屋内走出来以后，两个儿子谢天亮、谢天光从对面的屋内窜了出来。天亮刚上小学，懂事地问道：“妈，爷爷怎么样了？”

天光比天亮小两岁，吵嚷着叫道：“妈，我要进去看看爷爷！”

水娟弯下腰，小声地说道：“小亮、小光乖，爷爷现在睡着了，别去吵醒他。听话，到屋里玩去。”天亮、天光听话地悄悄退回到对面屋中。水娟正要出门，门开了，岛上福顺昌货栈的掌柜、谢长泰的堂弟谢长明领着大儿子谢春林走进了屋内。

水娟惊讶地说：“哎哟，二叔和春林兄弟来了！快请进屋吧！”

谢长明和谢春林走进了灶间，掀开东屋外的门帘，走了进去。谢春河见谢长明和谢春林进来，急忙让座说：“二叔，您这么忙，就不用总来看我爹了。”

谢长明摆摆手，轻声地说：“这说哪儿去了！我和你爹从





小就在一起，又同在一个爷爷的手下长大成人。如今都老了，他有病，我哪能不来看看？”说完走向炕边，注视了谢长泰一会儿，轻声地叫道：“大哥，大哥。”谢长泰仍旧闭着眼，毫无表情，只是嘴角微微动了动。谢长明难过地叹了口气，直起身来。谢春林在一旁注视着谢长泰，一脸无奈的样子。

谢春河让谢长明父子坐下，说：“二叔，我爹从下午开始就不怎么睁眼了，叫他也不答应，只是嘴里有时咕噜几句话，也听不清他要说什么。”

谢长明难过地说：“看来你爹还是有话要说的。”谢春河点了点头。谢长明扭头看着躺在炕上的谢长泰说：“看这个样子，你爹怕是挺不了几天了。”谢春河的眼中涌出了泪花，急切地问：“二叔，我哥今晚能不能回来？”“按理说，春山他们今晚应该回来了。顺昌号这趟去烟台，来回的货物都不多，如果没有意外，我估计今晚他们就能到家了。”

忽然，谢长泰在炕上急促地喘息着喊出声来：“春海——，春——海——”

谢长明急忙站起身，向炕上看去。谢长泰嘴角动了动，又平静了下来。谢长明回过头来，看了一眼谢春河后，说：“春海最近有消息吗？”谢春河失望地说：“没有。”

谢春林在一旁突然想插话，但又立即打消了念头，停住不说了。谢长明看了谢春林一眼，问道：“春林，你那小酒馆里来人挺多，没听到春海的什么消息吗？”

“没有。爹，如果春海兄弟有什么消息，我肯定会告诉您和春河兄弟的。”

谢长明叹了口气，转身向谢春河交待了几句，刚要起身离开时，一个人急匆匆地从小院外走了进来，径直进入屋内。来人是岛上的青年渔民黑胖，他神色慌张地把谢春林叫到屋外，在谢春林耳边说了几句。谢春林随即进屋说：“爹，春河兄



弟，来了一个外地朋友找我，我先走了。”说完不等他们回答便和黑胖急匆匆地走了出去。

谢长明惊讶地愣了半天。谢春林一向稳重谦和，在岛上威信很高，这几年经营小酒馆，结交了不少岛内外朋友，让他这个当父亲的也觉得脸上有光。可是今天已经这么晚了，谁还会来找他？难道有什么事会发生？

谢春河见他担心着谢春林，劝慰道：“二叔，不要担心了。春林哥朋友多，经常有人突然上岛找他，不奇怪的，你就放心好了。”

经谢春河这么一说，谢长明放心了一些，但仍然有些忐忑不安地慢慢离开了谢长泰家小院。



谢春林和黑胖离开谢家后，一路小跑着来到雾山岛北角山崖，顺着小路一直下到崖底一片刚刚露出的小沙滩上。沙滩上两条渔船并排停在那里，其中一条已经没有了桅杆和船舵，船身四周被机枪打得破烂不堪。雾山岛小学校刘校长和四个陌生人已经等候在沙滩上。

见谢春林和黑胖过来，刘校长急忙迎上说：“春林，刚才大连那边来了三个日本便衣特务，正在追查被他们打坏的渔船的下落，他们从村公所出来后一直没离开，挨个码头和沙滩查看有没有被打坏的渔船。我看这里不能再待了，也不能等明早西海那边派人过来了，以防夜长梦多。你和黑胖带他们现在就走，虽然夜黑路远，也比停在这里安全得多。况且还有两个伤员和那么多的铜管等重要物资，一旦叫日本人发现，就坏事了。”

谢春林急忙点头说：“刘叔说得对，我也觉得今晚不太安全。我和黑胖现在走吧！”

刘校长点头：“好！你们放心走。岛上的事情我来处理，



一会儿我和你爹及黑胖家打个招呼，就说你们去蓬莱帮一个朋友进货去了。”

谢春林答应了一声，立即和黑胖等人跳上渔船，摇起大橹来，渔船慢慢地离开了岸边，一条缆绳拖着那条被打坏的船只向深海驶去。

刘校长默默地注视着，直到两条渔船无影无踪后才慢慢地离去。

夜晚，雾山岛村长高尔兴家正屋的餐厅里，村长高尔兴及高妻、二儿子高奎德、大女儿高如花、小女儿高如香正围着一个大桌子吃饭。高奎德的媳妇香芹忙着为他们端菜上饭。

高如香接过香芹手中的菜盘说：“二嫂，别再忙活了，快坐下来一起吃吧！”

高尔兴也慈祥地劝道：“是呀，香芹，快坐下来吃饭，一会儿就凉了！”高尔兴身材高大，红光满面，说起话来总是给人一种长者的慈祥亲切又略带一点儿威严的感觉。

香芹擦擦手，说：“爹，你们先吃吧，我不着急。还有一个汤，一会儿就好了。”

说着离开了饭厅。

高妻看了高奎德一眼，叹口气说：“香芹这孩子，就是和别人不一样，既勤快又干净利索，这一大家子的饭菜硬是不让我插手，她一个人一会儿就做好了。唉，奎德，你可别不知足，上哪找这样的好媳妇呀！”

高奎德不耐烦地说：“哎呀，啰嗦这些干什么，快吃饭吧！”

高如香见状，气哼哼地说：“二哥，别一提二嫂你就不高兴，人家怎么啦？妈说得对，二嫂这样的人打着灯笼也难找，你别整天整夜地不搭理人家。”

高尔兴的大女儿高如花也附和道：“是呀，二哥。今晚你就别再出去和他们打牌了，在家好好陪陪二嫂。”





高奎德一边吃饭，一边白了她和高如香一眼：“神经病！”

高尔兴吃完一口饭，举着筷子，刚想借机数落高奎德几句，高奎德急忙把话题岔开，说：“爹，听说谢长泰快不行了。谢春河今天不到中午就离开了村公所，再也没有回来。”

高尔兴惊讶地“哦？”了一声，慢慢地放下了筷子，努力思索着什么。

高如香夹了一口菜，停在口边说：“爹，自从春河爹病了以后，你还一直没去看过他呢，不如趁机去看看吧。”大女儿高如花急忙反对说：“爹，你可不能去！人家都说他得的是肺癆病，会传染的！”

高如香不屑一顾地说：“哟，吓死人了！我去过他家好几次，我怎么没有事？”

高如花惊得张大了口：“你去过好几次？”

众人吃惊地看着高如香。高如香脸略红了一下，稍加解释地说：“怕什么，人家水媚嫂、天亮、天光他们整天和他在一起，不也是没事吗？再说，你和他们家的谢春河正在热乎劲儿上，你也该去看看了。”

高如花红着脸把头一甩，坚决地说：“我才不去呢！”

高奎德疑惑地把头转向了高如香：“奇怪，如香你没事总是上他们家去干什么？”

高如香微微脸红地掩饰说：“怎么能没事？春山大哥的儿子天亮在我的班上，我有时去给他辅导一下课文。”

高妻和解地说：“好啦，好啦，不去为好，如花不去是对的，如香你以后也不要再去了，一旦传染上这种病，可不是闹着玩儿的！”

这时，香芹端着刚做好的一盆热汤和几个汤碗、汤勺走了进来。高如花接过汤勺和碗，一边盛汤，一边说：“二嫂，你快坐下来吃饭吧，我来盛。”香芹紧挨在高如香的旁边坐下，拿起



了筷子。

高奎德很快把一碗汤喝完，放下碗，刚想起身，高尔兴已经开口了：“奎德，有几件事我要问问你，你先坐下。”

高奎德只好重新坐下：“爹，什么事？你就尽管问吧。”

高尔兴放下筷子，拿起银制的水烟袋，默默地向烟袋内塞着烟叶，低沉地问：“奎德，听说今天傍晚时分，大连那边来了几个人，神神秘秘的，你见到了吗？”

“见了一面他们就走了。他们说要找几个被日本人在海上打伤的八路军朋友。咱这岛上哪有什么八路军朋友？”

“奎德，听说这几个人来者不善，身上好像都带了家伙？”

高奎德回忆道：“好像是有点不善。腰里有点鼓鼓的，大概是带点什么。”

“奎德，你们可要小心一点。什么八路军朋友，我怀疑他们是日本人的便衣特务！”

高奎德和大家都惊慌了起来：“不可能吧？日本人来这里干什么？”

高尔兴沉思了一下说：“今天早晨，一条渔船在老铁山水道被日本人的巡逻艇截住，渔船不让检查，加速逃跑时被日本人的机枪打断了桅杆和舵杆，可这时日本人的巡逻艇发动机也出了故障，瞪眼看着附近的一条小渔船驶过来把那条被打坏的船拖走了。你说日本人能就此罢休吗？”

高奎德吃惊地说：“爹，你也知道这件事？”

高尔兴没有回答，继续说道：“我要是日本人也会派人来雾山岛搜查的。雾山岛离老铁山水道最近，出海打鱼的船最多，被打坏的船十有八九会被拖进雾山岛的。再说，今早发生的事，八路军远在西海那边，怎么可能傍晚就派人上岛来寻找？我估计，他们如果知道消息，最早也要明天午后才能来到这里。奎德，你说这几个便衣不是日本人还能是谁？”

